

行走白浪街

梅洁

江口水库被淹没了，白浪街附近的荆紫关恰似老南阳缩影，你们可去那里选外景。

白浪街？我心里一动。

毫不迟疑，摄制组一行风驰电掣，到了我向往多年的白浪街。那时去白浪街，走的是秦岭南麓山里的蜿蜒土路，绿色吉普车后尾尘土飞扬，不像现在一路高速。

荆紫关古街与我童年、少年时代生活的南阳老城很像，除规模小、没有巍峨的城墙外，长得几乎一个模样。那一街的明清建筑，一间挨一间的白墙黑瓦房屋，马头墙接马头墙、铺板门接铺板门、石板路接石板路……我们选了一处铺板门齐整、黑漆大门油亮、门前石狮子威凛的古宅，开始拍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祖母在“南阳府做女佣人”的情景……

与白浪街的这一次相遇，使我三十多年里总是隐隐怀念着那个地方。任时光怎样磨砺，那条明清建筑小街的模样，那座大门黑漆油亮的老宅，总在我眼前若隐若现。那张记忆的底片仿佛总在被小心保护，希望偶有冲洗，便会呈现真实。

2024年春季的一天，故乡十堰的朋友约我去五峰乡看油菜花，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复：“能否带我去一趟白浪街？”

几天后，愿望得偿，朋友真带着我去了白浪街。车一停稳，我们便看到了一座青砖砌就、跨街而立、雄浑厚重的拱关门。重重叠叠的砖砌斗拱，使拱关门平添一种古苍威严之气。门楣上的“荆紫关”三字，苍劲有力。啊，这便是当年拍摄电视片的古街了！我有些抑制不住的感动

与惊喜。

过了关门，仿佛霎时回到了我童年的南阳老城。古街两旁林立着清一色的明清建筑，天空下，一街的白墙黑瓦、飞檐翘角，分外俏丽。房屋顶部的马头墙错落有致，昂首而立。街两边的黑漆铺板门，排列紧凑，一间挨着一间，沧桑凝重。街面全为青石板铺就，锃亮油黑，沿街有许多保存完好的古代会馆、官观、戏楼。我们说着、笑着，不知不觉进了平浪宫。

平浪宫是荆紫关古建筑群中保存最完整、最壮观的一座，是近四百年前古代船工们为祈祷神明保佑平安而集资建造的一处宏伟壮观的建筑。守门的文化馆工作人员主动为我们担当导游，讲述古街的前世今生。

荆紫关古街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从陕西秦岭黑龙口发源的丹江，滔滔长流数百公里后进入汉江。这条河从战国时期就开始通航。唐代鼎盛时期，荆紫关成为南北货物运输的集散地，南方八省的贡粮都要从这里转运至长安。这里“百艇接楫，千蹄接踵”，每日停靠数百艘船只，长达十几里。至清中期，白浪街丹江岸边已有大小商号上百家，空前繁荣。

然而，眼前的白浪古街十分寂静。街边老人说，这条老街已作为古建筑被保护起来了，大多数人家和店铺都迁往不远处的新街了。其实，在白浪街、在荆紫关古镇，我一直在悄然寻找当年拍电视片的老宅。但满街的老宅，让我无法确认。最终选择一座黑漆大门紧闭、临街木板斑驳、

门楣悬挂着“永诚德”牌匾的老房子做背景拍照留影，权当对当年的留念了。

说着来到了那高高屹立在街中心的三省亭。石亭的三根圆柱上雕龙刻凤，青石反光，直矗半空。亭内正中地上立着一块锥形花岗岩石碑，很小。一面朝西，上面刻着“秦”；一面朝东南，上面刻着“鄂”；一面朝东北，上面刻着“豫”。这便是“三省石”了。湖北、河南、陕西三省人在这里世代繁衍生息，石头铭记着他们相处相融的岁月。

据说，在中国版图上三省交界之地共有几十处，但大多是荒山、野林，而这条白浪街，密密稠稠住着三省数万人。三省还都设有基层政府；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荆紫关镇、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湘河镇。办公地相距都不过五公里。河南荆紫关镇称“豫之屏障”，湖北白浪镇称“鄂之门户”，陕西湘河镇连接秦晋，号称“陕之咽喉”。三省辖地在这里犬牙交错，街连街，地连地，房挨房，墙靠墙。我不知道过往，只感觉现在在三省人相邻而居，不分彼此。我看到了贾平凹写的《白浪街》全文，就刻在河南人开的“三省客栈”的墙壁上；2024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三镇联合举办了乡村振兴文化旅游节活动……

后来，我与从北京来的六位亲人又从白浪街一路走过。他们都是第一次到来。当我们这个大家庭在白浪街围着“三省石”转过来转过去、拍照留影欢呼雀跃时，我突然觉得，虽没有找到三十多年前拍摄电视片的那座老宅，但我已无憾了。



▲油画《清水江上》，作者吴冠中，江苏省美术馆藏。

大地

大海。甘渭河不回头，但这条河是故乡和我之间的重要链接。在异乡的日子里，我时常还会想起这条河。

再回到甘渭河身边，河岸边已经不再是坑洼不平的沙坑。河流鲁莽地冲撞着的，也不再是松软的沙土，而是坚硬的水泥堤坝。砖厂和磨坊也已不见踪迹。整齐的垂柳和它相依，鸟雀低飞。甘渭河变得丰满，变得深沉，让我恍惚以为一直就是如此。

人的一生，大概总会受到河流的启发。在外多年，我感受过黄河的波涛，体会过黄浦江的诗意，领略过钱塘江的潮涨潮落。如今，重新站在甘渭河畔，看着它焕然一新，看着河水流淌孜孜不倦，我的心充盈着如水流暗涌的悸动。我知道，那是被时光淘洗过的醇厚悠远的思念。



我爱看古树。就像在山东曲阜的孔林，听着松柏的风鸣，我仿佛能听到孔子周游列国的木轮车吱吱嘎嘎的声响；闻着松柏的异香，仿佛闻到了孔尚书书写《桃花扇》的墨香。一棵古树可以看作一方土地的地标，如广野中耸立的高山，如沙漠中的清泉。这回，是在一个小小的山村里看到了一片古树。

小山村，是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龙泉镇的卧龙堡村。从镇上到村里去是一条宽阔的路。走着走着进入了一个山窝，这里是著名的昆嵛山的余脉。春末夏初是胶东最艳丽的季节，卧龙堡村那满山松树、柏树、满坡的槐树、柳树，满村的楸树、香椿树、皂角树、四月雪，还有路边的野草都在利用这个美丽的季节拼命地伸展自己的腰肢。它们交织在一起组成深深浅浅的绿。阳光照在身上时的时候，一片树叶、一根小草都是一面镜子，反射出来的光也是娇嫩的，透着青春活泼的气息。那花香与草香粘在一起的味儿，与树香交织在一起，直沁心脾，让人迷醉。

那层层叠叠的闪着金光的娇媚的绿啊，直直地把这汪洋成一片绿色的海。卧龙堡就成了海中的绿岛。村头就是一座绿色的山。走近去看，是三棵相距不远的雪松，枝杈交错。树干粗壮，四五人才能合抱。奇异的是那些枝杈杈杈几乎都是平行着生长的，沿着层层树杈可以轻松地爬到树顶。据说明末清初的时候，从文登大水泊搬来几家人在此定居立村。其中有位读书人爱雪松的高洁，就带着两个儿子，每人栽下了一棵雪松。初时，树木矮小，是孩子们玩耍的地方，孩子们借树枝“打提溜”，天长日久，树枝都被拉直了。随着树木长大，密密的树冠既能遮阳又能避雨，从此成为村民集会的场所。抗战时期，村里的小伙子曾在这里戴上红花走上抗日战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是村民们集合下地劳动的地方。现在这里又是村民们休闲、跳广场舞的好场所。这三株雪松啊，它们随岁月生长，见过兴衰，知道冷暖，英雄的形象储存在它们的年轮里，生活的滋味渗透在它们的皱褶里。我凝望着它们，敬畏之意油然而生。

离雪松不远，温暖的阳光下还飘浮着一片绿色的云。那是一棵楸树的巨大树冠。碧绿的叶中间

茶乡茶人

宗仁发

作为一个纯粹的北方人，这次到福建安溪，在云岭茶庄园看到了茶人展示铁观音制作的各道工序，才感受到一片树叶神奇地诞生为好茶，并非只是从树上摘下来那么简单。从采摘到初制，再到精制，里面包括选叶、晒青、晾青、摇青、炒青、揉捻、初烘、复烘、复包揉、烘干、筛分、拣剔、拼堆、烘焙、摊凉、包装等十多道加工工艺。

安溪位于我国东南沿海规模最大的山脉之一戴云山脉东南坡，晋江的两大支流之一——西溪就发源于安溪。安溪的水系发达，有晋江和九龙江两大水系，流域面积达一百平方公里以上的溪流有十多条，还不算它们纵横交错的支流。安溪原名为清溪，即指西溪，宋宣和年间改为安溪，这个“安”字寓意着安定。这里山峰林立，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有数千座。这样的高度特别适合茶树生长，“高山出名茶”的说法古已有之。

茶乡有斗茶之说。于是到虎邱镇一个大祠堂里面看民间斗茶。斗茶起源于唐代，到了宋代斗茶的风气日盛。有人认为民间斗茶的习俗是因为要挑选贡茶，在选什么样的茶作为贡品时先比试一番。而今天的斗茶与历史上斗茶颇为不同，它更像是一次茶叶品质的盲评活动，目的是激励茶农们做出更受国内外消费者喜爱的茶。

虎邱镇位于安溪的南部，是铁观音、本山、黄金桂、毛蟹四大名茶的主产区之一。只见祠堂中间一张宽大的茶桌上，摆开了两排白色茶盏。斗茶第一个环节是用开水烫洗盖杯，叫“白鹤沐浴”。第二个环节将一掐乌龙茶放入杯内，叫“乌龙入宫”。第三个环节是将滚水顺着杯沿慢慢冲入杯中，叫“悬壶高冲”。接下来用杯盖轻轻刮去浮沫，



恭国瑞

正盛开着一朵朵金色的小花，很像是一盏盏亮着的小灯笼。据说，这棵楸树早已过了百岁的生日。一片绿云里亮着那么多的小黄灯，看着看着就把它们看成了湛蓝浩空中那一颗颗亮晶晶的星星了。这样的景色多么容易成诗啊。据说楸树可以活到五六百岁，这棵楸树大概正当少年呢。而走在村中的任何角落，抬眼都可以看到一段绿色的树梢，像是大漠深处整装待发的火箭，看架势足有四层楼房高。终于走到它的跟前，这是一棵柏树，已有两百余岁。我找了一位友人同抱，抻了抻胳膊，才勉强搂住。

在这绿岛中徜徉，不断见到让我惊异的古树。这里群山环抱，绿水长流，雨水充沛，气候湿润，土地肥沃，给了古树适宜的生长条件。听说有人想买走村边的一棵古楸树，被村里人拒绝了。看来，卧龙堡的古树多，更多是因为这里的人们。他们爱古树，想把它们郑重地留给子孙后代。

浙浙沥沥的梅雨浇灭了人们炽烈的情怀，在一束束目光热切地聚焦下，最后一朵烟花绚烂绽放，宣告了杨梅洲大桥顺利合龙！我想，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从此将铭刻在人们的记忆深处。

我第一次来到杨梅洲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那时，我在坐落于湖南湘潭北郊的一所省属中专就读。临毕业，年轻的班主任贾老师组织我们去杨梅洲踏青、野炊。一个春光明媚的周日，二十多辆单车潮水般涌出黄土坡上的校园。穿过石码头乡间的田畴、弯弯缭绕的街巷，过望衡亭，经窑湾渡口，寄存好车辆，欣欣然乘上乌篷船，终于抵达洲上。这一辗转足足耗上个把钟头，但心里很快被阳光、沙滩、鲜花、绿树、青草、欢声笑语充盈。

站在洲头，难免让人从心底发出万端感慨，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浩瀚的湘江奔涌到杨梅洲时，好似一个急刹车。强劲的水流将河道冲击成一个U字形。久而久之，江心之洲诞生。杨梅洲四面环水，是湘潭市区唯一的大河洲。从“削木为舟，剡木为楫”，到帆船林立、“蔚为都会”，再到荣获“金湘潭”之称，古老的杨梅洲记录下湘潭人依水而居、湘潭城因水而兴的传奇。这里民间流传着一个动人的传说：据说很久以前杨梅洲是南北隔水相望的两个小沙洲，分别住着两户渔家，一家姓杨，一家姓梅。两家的儿女长大后，定下了亲事。梅家担心女儿嫁到杨家后，隔着江水相见难。于是，两家人齐

宁夏的西海固地区，干旱是出了名的。我就出生在那里。但幸运的是，我生活的地方有条河，它给了我不同的人生底色。

河叫甘渭，是渭河支流葫芦河的支流。它发源于六盘山，一路向南，全长只有五十公里。在许多地图上，它或许仅仅是一条蓝色的线条，甚至找不到痕迹，但在我的心中，却是脉络清晰的故乡河。

甘渭河让我对河流有了具体的印象。小学的黑板上，语文老师俊秀的板书写着河流两个字，说河流是由水组成的。可是，村庄里常年缺水，我们对水的理解只有雨，以及沟底那汪老是渗不满的泉。河流在我的认知里，最初仅仅是黑板上那两个字。直到叔父们带着我去镇上看戏，为了方便，把我从少水时节时的甘渭河的一侧扔向另一侧时，我才知道，河流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小孩从上面飞过，短暂的一瞬间，我看清了河流，它像赶路的大人，步履匆匆。越过一条河就到了远方——到了镇上，我才发现，镇子可比村庄大多了，不光有小卖部、药店，还有油坊、粮库、医

心协力，从他处挖来泥土填入江中，终于将两个小洲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大洲。后来，洲上的住户逐渐多了起来，为了铭记两人的功德，便将这个洲取名杨梅洲。我想，这个传说，倒是与愚公移山的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闪烁着民间的智慧，寄寓了人们美好的愿望。

据说正是这里诞生了潇湘八景中的“渔村夕照”。夕阳西下，沐浴在余晖中的渔村便成了仙境。恬静的村舍，悠扬的炊烟，翠绿的树叶在微风摇曳下一片片闪烁着金光。江水轻漾里，低低盘旋的沙鸥，洒落一江清脆的啼鸣，一幅渔歌唱晚的图画。

湘潭境内，湘江之上，上世纪50年代以来陆续建成了湘潭一大桥、三座大桥、四座大桥，成为连接主城区的重要过江通道。可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三座大桥早已无法满足湘潭民众的出行需求，更不能承担起一座城市发展壮大的重任。终于，在期盼中，杨梅洲大桥动工建设。

建成的主桥全长一千一百多米，是湘潭目前跨度最大的斜拉桥。我抬头仰望杨梅洲上的这“第一跨”，“缥缈飞桥跨长空”，

犹如一道飞虹腾空。它是承载理想的舟楫，给人以无边的遐想和丰盛的美感。我眼中的斜拉索桥，多像竖立的琴弦，在我心底弹出自豪的乐章。而站在大桥上俯瞰江心之洲——杨梅洲，它更像一艘整装待发的航船，远征的风帆在长风浩荡里飘拂，猎猎作响。潇湘八景之外，又一幅时代的新景已在这里绘就。

悠远的甘渭河

田鑫

院和学校。

甘渭河让我对分离有了清晰的感受。我在甘渭河边的镇子上读了三年中学。旱季的时候，我们在它的河床里捡石子，捉迷藏。等水到来的时候，我们站在河边像诗人一样感叹时光飞逝，跨过河流去桃花山上看风景。收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知道，应该跟甘渭河说再见了，也应该跟少年时光说再见了。我知道，分离已经来临。我和父亲前一后跨过了甘渭河，本来已经走远了，我又折返回来，捧起一抔清水，洗了把脸。河水哗啦啦地向前，它没有跟我挥手，也没有说再见，但我知道，它会等我回来。

坐在进城的中巴车上，我想着甘渭河。它并不带来鱼米肥、稻花香，水量多时，它流得不顾不顾；水量少时又常常干涸。建在岸边的砖厂和修在河上的水车磨坊，就经常遇到无水可用的尴尬。但它能给人带来希望。一个饥渴的人看见河流，一个迷路的人看见河流，就能知道往哪里走有生机。

甘渭河流过我的家乡，又流过了别人的家乡，最后汇入了渭河，汇入黄河，流进